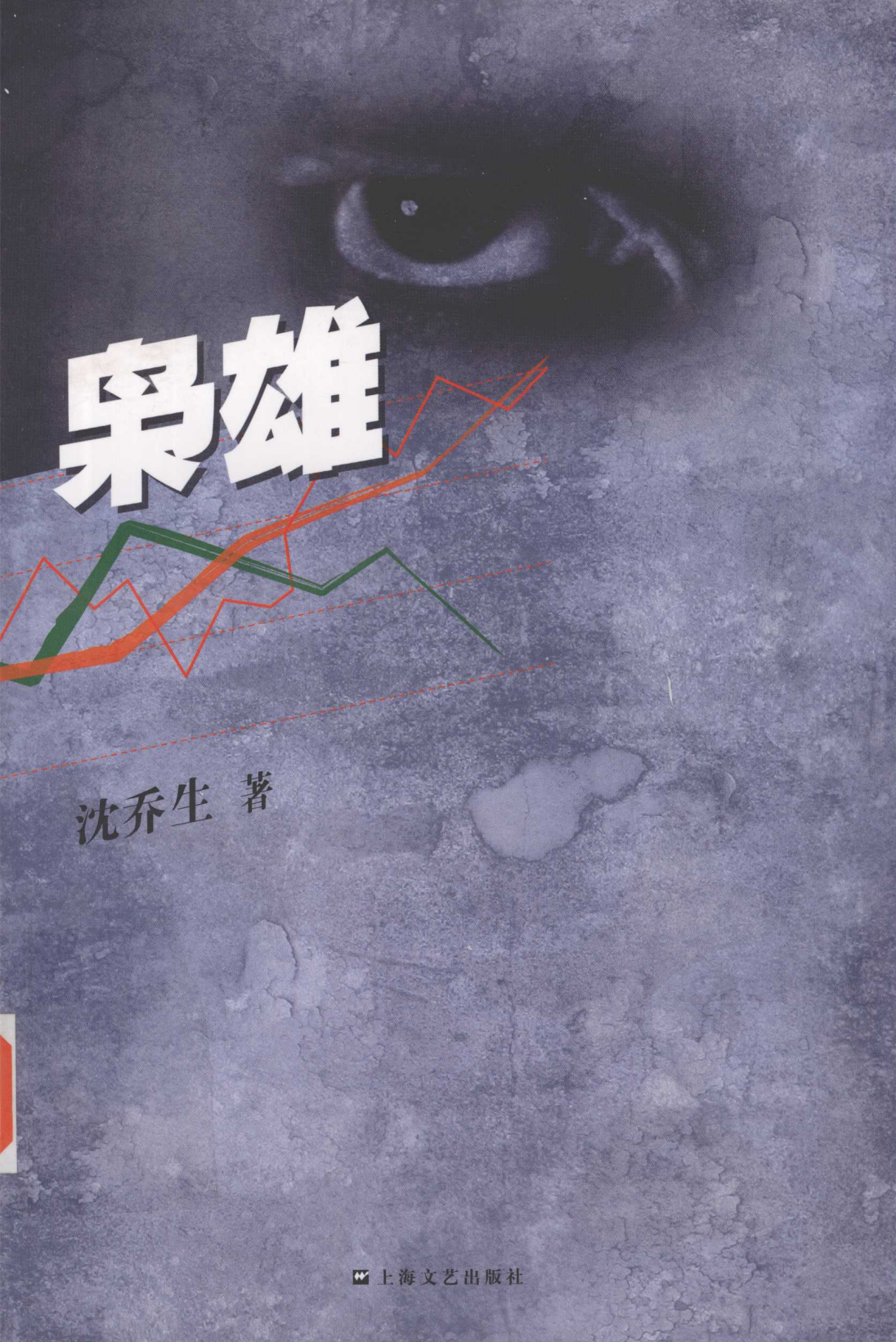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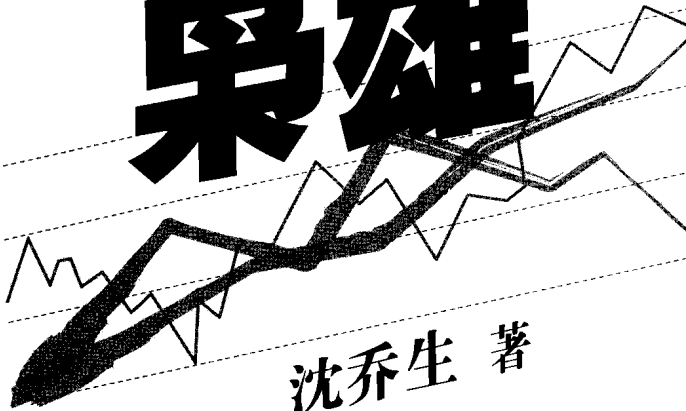


枭雄

沈乔生 著

1247.57
806

枭雄



沈乔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泉雄/沈乔生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321-3461-8

I. 泉… II. 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1449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美术编辑: 钱 祯

泉 雄

沈乔生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235,000
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61-8/I · 2635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答编辑问

问话者：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丁元昌

答话者：小说作者 沈乔生

问：据我所知，在这部长篇小说《枭雄》之前，你已经写过几部以中国股市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了。

答：是的，这是我第三部与中国股市有关的长篇小说。第一部《股民日记》发表于1997年，当时写得很快，几乎是宣泄式的写作，因为介入中国股市五年，有太多的想法和感觉要表达。一旦把人物和人物关系确定下来，故事就自行展开了，无数鲜活的人和事都涌到笔下，他们争着说话，争着表现，当时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必须冷静下来，让他们也冷静下来，有秩序地讲话。

这部小说从动笔到完成，只用了三个月，中间去了一次四川，登了峨眉山，看了都江堰，游了杜甫草堂。等我回来，就能以一种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已完成的部分，也控制了小说的节奏。

在《股民日记》中，我尝试了文体实验。主要部分是一本梦幻者的日记，是梦魇式的回忆。这本日记是作者从庙宇香烛的火焰中抢下来的。其次，夹杂了各种文体的叙述，有短篇小说、散文，还有剧本，它们都是独立成章的，但又和主要部分互相映照，起到烘云托月的作用。小说出版后卖得很好，借了股市的光，因为当时中国股市正在蓬勃发展。也说明我的文本实验不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第二部反映中国股市的长篇小说《就赌这一次》，那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讲一个女舞蹈演员炒股票引发的一系列故事，相当的悲怆。故事线条比较简单，女主角蓝玉原本是一个纯净的人，如果她不参加到股市中来，接下来的事情可能都不会发生，可是她参加进来了，就

和现实生活中的广大股民一样,被动地介入了。所以,一系列麻烦就接踵而至。股市大亨黄大鲸蛮横地要占有她,一再向她发动进攻。蓝玉坚决反抗,无意中把自己的意中人送进了监狱。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,对一个普通人来说,应该不应该介入股市,介入了是好还是不好呢?看似简单,其实是一个有深度的问题。

这部小说后来拍成了电视剧。

到写《枭雄》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,我已经不满足于原来的格局了,试图有所突破。要写出新的更为复杂的人物、更加庞大的格局,有深一些的含义。

问:为什么你会写三部和中国股市有关的小说呢,这占了你长篇小说数量的一半。你是不是觉得股市和人性有很大的关系?由于股市是一个真金白银的市场,所以人性在股市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?

答:有这个意思。我们都知道,人性有许多弱点,恐惧和贪婪就是相应的一对。那么,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之间的距离有多大?举个例子,一个股票涨到一百元了,已经严重脱离它的内在价值了,还在疯狂买进,还说要涨,等它连续暴跌,跌到十元以下了,却还在拼命割肉。这种例子比比皆是。由此可以说,恐惧和贪婪的距离在十倍以上,但也离得很近,彼此是影子。

我见过许多股民,他们在股市上备受煎熬,那个痛苦不是人能忍受的。有个股民对我讲过很生动的話,她说,当手中股票暴跌的时候,她满仓,头皮发麻;而当股票上涨的时候,她又是空仓,就像猫爪抓心。所以,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适合做股票的,更不用说,到最后结账的时候,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是要赔的。

在这种折磨和挣扎中,人性的种种弱点,当然也包括优点,都将暴露无遗,还会被放大。

问:这就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,这里撇开经济的因素不谈,比如说可以给企业融资等,我要问的是,既然股市造成许多人如此巨

大的痛苦,那么人们就不应该进入股市,为什么那么多人还难弃难舍呢?

答:你说的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。如果让经济学家来分析,股市是完全不可或缺的,他们可以摆出许多理由。我们换一个角度,我想,从人的天性来说,股市也是不可少的。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,所以,天性中还残留了不少原始的野性的东西。好赌,好刺激,就是一个。西方有赌场,赌场有良好的秩序。我到过拉斯维加大和西洋水牛城的赌场,也到过澳门的葡京,发现中国人的赌性一点不比西方人差,甚至更强,那些在赌场孤注一掷的,不少都是中国人。中国大陆没有赌场,但地下的足球赌博、四合彩等,从来就没有断绝。所以,让人类好赌的天性得到合理的宣泄,是个重要的课题。再举个例子,战争是人类展现野性和勇力的最好地方。现在倡导世界和平,战争越来越少,人的野性怎么宣泄呢,那就是体育。我很早就写下一句话,足球是可以观赏的战争。

所以,因为人性的关系,股市只能存在。我们要做的,就是制定各种规则,让它尽可能地公平合理。

其实,股市的许多法则都是和人类的一般道德标准相悖的。比方说,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总是教育孩子要善良,要诚实,多为别人着想。但在股市中完全不是这样,这里充满了欺骗和狡诈,到处都有陷阱,处处都是损人利己。庄家炒高了股票,就是要让你散户接了去。这都不符合和我们奉行的道德标准。那么,该怎么理解呢?我觉得就把它当一场游戏,当作测试你智力的游戏,看看你在貌似公平的条件下,有没有本事把钱赢过来,装入你的口袋。这个时候,你必须把钱不当钱,也就是说,这一刻钱在你手中不再是可以购买世界上万物的钱了,而成为纯粹的数字了。你没有心理压力了,以平常心来对待,反而好操作了。当然,要达到这一步是非常难的。另外,炒股的人在很多时候要不炒股,远离股市,要懂得放弃,这恰恰是炒股的最高境界。

当然,如果从一个大的层面来看问题,股市和人类道德又是不相悖的,反而是融洽的。

巴菲特、林奇等人是这场智力游戏中的胜者，他们都是奉行较高道德水准的人，赚了无数金钱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穷奢极欲，和自己的无关，而是回馈社会，搞慈善。我看过一则小故事，巴菲特给一所学校捐钱，学校要把他的名字制成牌子挂出来。巴菲特不同意，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，别人看见我的名字挂在那里，就不会再捐了。

我认为，在这些人身上，股市和人类道德是相通的。我们不妨也站得高些，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股市，理解金钱，心里就会透亮许多。

问：我注意到在你的长篇小说中，股市只是一个平台，你并不是把它作为中心来表现，通常只是一个背景，给你的人物搭建了一个活动的舞台。

答：一点都不错。我曾经在《大众证券》报写过专栏。有编辑问我，你是否能写些类似于分析大盘走势或推荐股票的文章。我说，不可能。我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，是人性。一些分析师以波浪理论、K线组合来分析股市，而我却是从人性的演变这个角度来分析股市的。他们关心的是大盘的涨跌，手中个股的涨跌。我关注的是人性的嬗变，起先如何，后来又变成怎么样了？人性的贪婪和恐惧是如何交替出现的？人的理性和自尊又是如何战胜卑微和自私的？庄家也是人，他们的人性是如何变化的，又是如何影响股价的？

因此在我的这几部反映中国股市的长篇小说中，主人公虽然都在炒股，都在股市的大背景下活动，然而，他们都有各自复杂而深刻的内心，性格的丰富性都远远超越了股市的范围。比方说，羽石挪用公款炒股失败，变成了一个飘忽的幽灵。他并不是一个清晰的人物，更像是一个模糊的符号，这是我有意为之的，和少灵、楚南雄等“实”的人物相比，他是一种“虚”，就如国画中留出的空白或虚笔，让读者有更大的想象余地。

少灵却不一样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年轻人。他十五岁生日时，父亲神秘地失踪了，因此，他要探寻父亲的失踪之谜，要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。他是从一个低的位置出发，一步一步向上走，一步一步和命运抗争。对他来说，楚南雄和股市是一种外力，一种坚硬的要压垮他

的外力(如果不是股市,也会是其他)。当然他也迷失过,但他最终是执拗的,一心要战胜这种外力。同时,股市又是一种极有诱惑力的东西,令他心醉神迷。就在这抗争和诱惑过程中,他成长起来了。

问:我觉得在这个小说中,你很注意故事性,讲故事很考究,把两大块巧妙地衔接在一起。同时,也注重塑造人物,特别是楚南雄和少灵这两个人物,在激烈的争斗中,他们展现了各自复杂而深刻的内心。

答:我这部长篇小说作了些尝试,具体说,就是融合了两种笔墨,一种是纯文学的,以前用的,另一种是畅销书的,尽量把故事讲好。我希望把故事讲好,讲出点深度。是不是做到了,那要看读者的反映。

同样,故事也是由两大块组成的,一块是少灵寻找父亲,如歌如泣,这是一个气场。写到父子之情,我的心弦就被拨动。因为我是父亲,我有儿子。也因为我曾经是个儿子,我做儿子的时候,恰遇“文革”,对父亲很不尊重,留下了终身的遗憾。所以我对父子之情的感受较深。

另一个气场是楚南雄,是他传奇般的发家史和他复杂而深刻的心理轨迹。我发现,在社会上,某些有精神要求的大亨,他的心理也是不平衡的。我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白楼梦》。写一个物质霸主和一个精神王者的博弈,也就是商人和学者的博弈。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,因为人类寻找精神和追求物质之间永远有矛盾。我以为在当下社会,很多人已经丧失精神追求了,金钱和物质是他们心中唯一的追求。而楚南雄不是这样的,他拥有旁人不可能拥有的巨大财富,同时,他对国粹如痴如醉地爱好,又有浓厚的人文意识。这是一个有趣的复杂的人物,楚南雄令我心仪。然而,我也知道,楚南雄这么做,一定会有剧烈冲突,而这种冲突不是由别人制造的,主要由他自己制造的。

整部小说所做到的,就是把这两大块组合到一起。在世界文学名著中,这样的结构也是不少的。比如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一块是

安娜，一块是列文，发展各自的故事。在小说的中间部份，两人在乡村见面了，两条主线联到了一起，实现了拱门的对接。

问：我注意到，股市大亨楚南雄酷爱书法，他写得一手好字，而且对书法，这一国粹的理解、热爱，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中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，书法是楚南雄精神世界的一个象征。

答：完全可以这么说。说点附带的话，我本人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，八岁起我就执笔临池了，近年来在书法上花了不少工夫。2008年，我们江苏作家书画联谊会成立了，得到鸡鸣寺住持莲华大师的襄助。大家认为，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是书文不分家的，会写文章的，往往都会写毛笔，画国画。苏东坡是北宋的文学高峰，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书法高峰。诗仙李白字也好，《上阳台》是他留下的唯一墨迹，不过寥寥十几个字，奇特雄健，奕奕有神。可以说，我们作家搞书画，是传统文化人秉赋的一种复活。

再回到小说中，楚南雄热爱书法，对书法有很深的理解，他擅写大字，雄健豪放。他既是一个强悍血腥的大投资家，同时又是被文化浸润的人，这就决定了在他坚硬的外壳下面，有一颗绵软湿润的心。

小说中，书法是一种象征符号，它是历史深处的一声召唤，是夕阳猩红的光亮。不要指望它会掀起大的波澜，但它永远有深刻的感染力。可以为它陶醉，为它流泪。它的魂是不灭的。

目录

答编辑问 / 1

第一部

- 楔子 父亲像一滴水蒸发了 / 3
- 第一章 楚珊珊中了爱神的箭 / 9
- 第二章 谭少灵是过河拆桥吗 / 20
- 第三章 无情未必是枭雄 / 27
- 第四章 心中的郁愤不知往哪里撒 / 43
- 第五章 楚南雄和手下的一条龙 / 48
- 第六章 父亲复活了 / 57
- 第七章 离奇古怪的性事 / 65
- 第八章 汤一坤负有特殊使命 / 71
- 第九章 要是慢点就更好了 / 80
- 第十章 薛爱妮让他回归诗人 / 91
- 第十一章 要命的会见 / 105
- 第十二章 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/ 113
- 第十三章 为了资金他去搏命 / 124
- 第十四章 郭懿君终于等来了机会 / 132
- 第十五章 这个禁果吃坏了 / 140
- 第十六章 老爸的第二封来信 / 148
- 第十七章 楚南雄和旧情人以及她的女儿 / 155
- 第十八章 谭少灵变成风箱里的老鼠 / 162
- 第十九章 楚南雄的心颤动了 / 171
- 第二十章 历史的尾巴还没有割断 / 182
- 第二十一章 只能来极端的了 / 187

- 第二十二章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/ 194
第二十三章 在最后一刻决定 / 203

第二部

- 第二十四章 炒股三境界 / 217
第二十五章 秦歌为她死也情愿 / 227
第二十六章 真要祸起萧墙吗 / 235
第二十七章 韩大方是先知先觉吗 / 244
第二十八章 老爸又来信了 / 253
第二十九章 原来如此啊 / 263
第三十章 有人把剑送进汤一坤手里 / 271
第三十一章 差一点就见到老爸了 / 277
第三十二章 楚南雄亲自杀盘 / 283
第三十三章 他钻了对手下的套子 / 290
第三十四章 降旗挂在石头城上 / 298
第三十五章 为了老爸,谭少灵走了险棋 / 304
第三十六章 楚南雄的心再一次颤动 / 312
第三十七章 十八年的义子反水了 / 321
第三十八章 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 / 330
第三十九章 父子相见的时刻 / 341

第一部

xiao xiong

楔子 父亲像一滴水蒸发了

这个男孩第一次感受到世事恐怖是他十五岁生日那天。

那天，他在睡梦中听见鸟叫。一只鸟伸长了颈子，冲着他一声一声叫。叫声是如此美妙动听，又有点凄迷。听着听着，他忽然觉得害怕，因为他看清楚了，这是一只红色的鸟，全身没有一根杂毛，羽翎像是用鲜血染过的，他从来没有看见鸟有这么红的。他吓醒了，手揉着眼睛。这时，他又听见了鸟叫，好像还是梦中的鸟。他倏地跳起来，扑到窗台上，果然有一只鸟，有鸽子那么大，停在晾衣架上，转过圆圆的脑袋，冲着他一声一声叫。他十分惊奇，这鸟的颜色不一样，基本是黑的，夹杂着几撮雪白的羽翎，可是叫声和梦中的完全一样，美妙、凄迷。这是怎么回事，梦中它是血红的，醒过来却是黑白的。

这时，太阳从高楼之间升起来了，金黄色的光芒涂抹在天地之间，阳光照在台历上。十月十五日，晃晃地耀眼。他想起来了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他转过头，兴奋地朝屋里喊：“爸爸！爸爸……”关于鸟的颜色被他扔到脑后去了。

出现在房门口的是他的母亲，母亲用一把桃木梳子在梳头发，说：“你爸爸天没亮就走了，他说他今天很忙。看你睡得很香，就没有叫醒你。”他一愣，晨风吹进来，吹在热热乎乎的身子上有点凉，他打了个抖。母亲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说：“别管他了。快去漱洗了，来吃早饭。”

男孩是高二的学生了，他个子很高，在班上排第二。他的数学特别好，好得出奇，每次学校数学比赛都是无可争议的第一，俨然是鹤立鸡群。大家都说他不是人，言外之意是精怪。可是生物和化学成绩却相当糟糕。那天，他坐在课堂里，思想飘开去了，父亲为什么天不亮就走了，他能赶回来给我过生日吗？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呢？

这时，他又想起了梦中的情景，真是奇怪，两只鸟叫的声音一样，可梦中那只是血红的，另一只却是黑白相间的。是梦中的鸟飞出来了呢，还是黑白的鸟飞进梦里？真有意思。

放学了，他马上回家。他用钥匙打开大门后，快速地奔向各个房间，空无一人，他有些失望。他拨了父亲的手机，机子里响起一个标准的女声：“你拨打的话机已经起用短信转叫业务。”他的疑惑就更重了，像胸腔里灌进了细密的沙子，摩擦得难受。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作业，做一会思想就溜号了。平时不可能难住他的数学题，居然变得像鬼影一样捉摸不定。他扔了笔，到计算机上去玩一种叫《冰封王座》的游戏。

门铃响了，他高高地跳起来，一定是爸爸，他知道我已经回家，所以不用钥匙开门。他打开锁，猛地拉门。按门铃的不是爸爸，而是一个穿白制服的人。他愣住了，那人说：“这里是梁家吗？这是你们订的蛋糕。”这时，他才看清那人的手上托着一个高高的礼盒。

送货的人走了，蛋糕放在桌上。这是一只普通的鲜奶蛋糕，街上的蛋糕店里都能买到，父亲为什么要让人特地送来呢？当他被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弄得烦恼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蛋糕底下露出一点纸的边沿。他小心地把纸抽出来，那是一张金箔纸，上面用红笔画了一双眼睛，却只有轮廓，该有眸子的地方是空的。下面是一行字：

亲爱的儿子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爸爸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你。

爸爸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？他开始回想了，是一双杏眼，非常亮，有光彩，这双眼睛有时很骄傲，有时却显得十分忧郁。他曾经听爸爸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，这双眼睛带几分女相，本来是应该生在一个女戏子脸上的，不料生错地方了。现在，这双眼睛却在纸上说“不论什么时候”，这就怪了，爸爸不是今天要为我过生日嘛，为什么不今天，而要说无论什么时候，把时空无限地拉长呢？

天开始变了，由一块飘浮着白云的大青石，变成了被晚霞染红的透明的玛瑙，再变成镶嵌着星星的墨玉，从窗口望出去，远远的古城

墙也变暗了，像一头蹲伏着的巨兽。母亲回来了，她打了丈夫的手机，也是“短信转叫业务”。又打电话到他公司里去，已经下班了，只有一个值班的，说一整天都没有看到梁总。她圆润的脸上也是疑云四起。不过，她不像男孩那么焦急，说：“随他了，他是总经理，没人管得了他。”

男孩接着往下想，爸爸说他的眼睛永远注视着我，那么你现在在哪里呢？他的目光从窗子里飘出去，是不是就躲在城墙上远远地窥视我？门铃响起来了。他跑过去用力拉开门，出现在门外的竟然是一个女孩，他气呼呼地说：“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”

女孩就像没听见他的话，有礼貌地问：“我能进来吗？”有趣的是，她根本不等回答，就在他搭在门上的手臂下钻进来了。她进到屋里，好像一头小鹿一样乱蹦，从椅子上蹦到沙发上，从沙发上蹦到桌子边，看见了开着盒盖的蛋糕，她欢快的声音像升起的一只彩色气球：“哇，生日蛋糕？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”她拍起手来，仰起头唱：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“别唱了！”男孩大吼一声。女孩停下来了，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说，你的生日为什么不许我唱歌？

“你没事啊，跑来干什么？”

她招手说，你过来。男孩低下头，她贴着他的耳朵说：“有一只鸟受伤了，就要死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又是鸟，他突然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，愣了一会，缓过神来问：“它是什么颜色的？”她迟疑不定地说：“天黑了，我没有看清楚。”

鸟和突然断了音信的父亲让男孩第一次感到世事是那么不可捉摸。他的身子像一根拨动的琴弦一样在颤抖，他把后背贴在墙上才使自己站稳。他看见母亲以不悦的目光看着女孩，看见女孩的脸上露出渴望大英雄出世的神情。他倏地打开门，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奔出去。出了门右拐，他跑上一条凹凸不平的石格路，两边的城墙和高楼把天空裁成一条狭长的黑带，隔一段路有一盏路灯，他落在地下的影子像《聊斋》中的手舞足蹈的鬼魅。

女孩也跑出门了，她比他慢多了，在后边喊：“等等我，错了，不

在那里,在这里……”

男孩的步子一点没有慢下来,很快就跑到城墙底下。他不等呼吸平息就爬城墙,城墙非常陡,要把大腿抬得很高,好像是踩着天梯一步一步登天。他脑袋刚冒出城墙顶,一阵冷风迎面吹来,他差点噎气。他沿着城墙上的兵道找过去,暗地里有一对搂抱的人影。城墙上还有树,是柳树,在风中摇动着细柔的枝条,好像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没有,他找遍每一个城堞,每一个转折处,每一个掩体,都没有。老爸,你在哪里啊,你说你的眼睛不论什么时候都在注视我,那么,现在这双带有几分女相的杏眼在哪里呢?他曾经无数次和父亲上到城墙上来,幼年时是父亲携着他的小手,长大了他就和老爸并肩走。男孩心里十分难受,他抬起头,由于含着泪水,所以他看见的月亮星星和平时很不一样。它们都带着光晕,湿漉漉的,有一种不规则的颤动。

女孩也爬上城墙了,她气喘吁吁,一屁股坐在地下,说:“我在后面喊,鸟不在这里,你没有听见吗?”

他转过目光,无比留恋地再次巡视一遍这段藏在黑暗中的城墙。他向女孩伸出手,走吧,我们下去。她跳了起来,握住他的手,两人身子挨着,从高陡的城墙上走下去。她比他小两岁,个子也不矮,到他耳朵的一半。她的腿有些发软,把他的手捏紧了。

走下城墙了,他们的手依然没有分开。他心里像灌了水银一样沉重,没有空间。

“喂,你不想看鸟了吗?”她使劲晃他的手。

“噢?什么?鸟吗?可以。”他想起来了,停下脚步,由着她把他引向一个地方。那里有十来棵树,出人意料的是让女孩惊悚不定的鸟不见了,他们把那块不大的地皮都找遍了,一点踪迹都没有。他没好气地说:“是不是你看花眼了?”她指着树下说:“不可能,刚才它就是躺在这里的,翅膀还动呢。”

她的脑袋垂下来,可怜兮兮地说:“到哪去了,你到哪去了呢?”像是在问大树问野草,问已经不存在的鸟。他说:“我们走吧,大概被人捡走了。”